

从红军长征的粮秣给养史料中，读懂绝境里淬炼出的长征精神伟力——

两万五千里征途上的『口粮答卷』

■徐平



红军长征中使用的行军锅。资料照片



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吃剩下的半截皮带。资料照片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野菜标本——黄花草。资料照片

离开苏区后：依规依纪就地筹措粮食

长征初期,红军的给养补充主要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两种方式推进。脱离中央根据地后,失去稳固后方依托的红军,粮食等物资补给难度持续加大。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期间,应随时注意开展筹款及征集资材工作,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和城市商人捐款,严格禁止任何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杜绝无组织、乱没收的现象。

同年11月12日、15日,中革军委连续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指示电,部署野战军筹粮工作:鉴于野战军即将向柳宜线以西挺进,沿途多为山地,村落稀少,粮食匮乏,各部队要抓住行军间隙,在途经区域全面搜寻土豪留存的谷米及其他食物,将没收所得的谷子迅速加工成米下发给部队,要求每人至少携带5天的粮食,其中包含1天用量的炒米,同时尽可能多准备干菜或盐炒豆子。指示同时明确,部队自身无法携带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全部留给后续跟进的部队;后卫部队可将多余的米谷、衣物等,全部分发给当地群众,从源头上破坏敌军的给养补给条件,迟滞其前进速度。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每占领一处集镇和村庄,都会按政策开展打土豪、开仓分粮工作,既补充部队自身给养,也救济当地受苦群众。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占宣威和东川。宣威是滇东久负盛名的富庶之地,当地特产宣威火腿享誉全国。红军在此休整期间,没收了官僚资本经营的火腿公司,获得大批物资,有效改善了伙食,补充了指战员的体力。

与此同时,红军始终坚持通过公平购买的方式从当地群众手中获取食物。巧渡金沙江时,作为先头部队的某连整夜行军作战,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耗尽。为解决给养问题,继续前进,连队将途经村镇私人点心铺里的饼干全部买去,金连100余名指战员每人分到一小份。红军这种公平交易也经常在当地群众家中进行,始终严守群众纪律。

过雪山草地：珍惜每一块可利用的食物

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阶段。红军3个方面军先后翻越数十座高海拔雪山,穿越茫茫草原,历经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

多位亲历长征的老战士在回忆中提到,长征途中除作战之外,粮食问题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尤其是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区域后,粮食短缺的问题愈发严峻。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曾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

为做好过雪山草地的物资准备,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除预留5天休整所需的粮食外,必须额外筹足7天的粮食随身携带;各部队要尽一切可能,抽调专门力量在指定区域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的方式,收集所有麦子、苞谷、杂粮、油盐及牛羊猪等食物;将牛羊肉烘烤成肉干替代干粮;同时调整作息饮食制度,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一稀一干,最大限度节约粮食。

红军各方面军过草地的行进路线和时长各不相同,用时最短的约7天,最长的则接近两个月。中央红军前卫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中提到,当地藏族同胞告知他们穿越草地需要5至7天时间,因此部队提前备足了7天的粮食。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松潘草原向甘南进发。过草地前,部队曾要求每人带足10天粮食(约10斤)。但受筹粮条件限制,

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带够,有的仅携带了两三斤,除少量肉干外,主要口粮是煮熟的青稞麦粉,也有部分是煮过甚至未煮的青稞麦粒。每到休整地点,战士们就以班为单位,用搪瓷盆或搪瓷杯烧开水,冲泡青稞麦粉食用,或是直接煮麦粒充饥。进入草地的第4天,部队就出现大范围断粮的情况。许多指战员只能四处寻找野菜果腹;野菜被吃光后,就挖草根、剥树皮充饥;陷入极端困境时,甚至把腰间的皮带、枪背带削成小片,用水浸泡后煮熟食用。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仅准备了七八天的粮食,原本预计10天就能通过草地,实际行军却长达20多天。行军初期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3小碗炒面,两天后减为两碗,再过两天减为一小碗,数日后又缩减至半小碗,最终完全断粮。指战员们把仅剩的一点炒面掺上野菜熬成糊糊充饥,到后来就完全依靠野菜、草根维持生命。加之红二方面军行进于红四方面军之后,前面的部队已经把沿途的野菜基本采光,作为后卫的红二方面军甚至连野菜根都很难找到,最后只能杀掉驮运帐篷、物资、武器的牦牛和战马充饥。一头牛或马,全团指战员要分着吃好几天,大家还把骨头收集起来,连同草鞋上的牛皮、枪皮带、腰带等物品一起煮汤充饥。

红四方面军派骑兵筹集到二万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在安曲地区留下1000多头牛羊,专门供给后续跟进的红二方面军。朱德特意对兵站负责人叮嘱道:“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后卫还有几万红军,总指挥部决定把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6天,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他还强调:“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肠肚子也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

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做了更为细致的准备,按每人每天4两的标准,筹备了全程所需的粮食,同时号召各部队学习识别可食用的野菜、野果,征集了一批牦牛作为运输工具,明确在粮食极度短缺时可宰杀牦牛补充给养。部队还专门组织炊事员开展牛羊肉烹调训练,要求以班、排为单位携带一口行军锅。左路军过草地前,在朱德的主持下,专门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指导指战员掌握识别可食用野菜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因误食有毒植物造成的非战斗减员。

抵达陕甘后：改善伙食恢复部队战斗力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抵达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阿西一带,部队伙食得到明显改善,每天都能吃到萝卜、胡豆、甜菜、麦子等食物,基本可以吃饱,指战员的体力开始逐步恢复。休整期间,各级政治部广泛组织开展筹粮工作,红军的给养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

随后,红军彻底脱离雪山草地的藏族聚居区域,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一带。哈达铺是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物资充足、物价低廉,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白面、食盐和食用油。和此前数月在雪山草地中以野菜青草为食、长期缺油少盐的处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可谓天壤之别。

老红军杨定华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急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一时‘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餐两素,战士们吃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简直像过年一样!”

一句看似朴素平常的“大家要吃得好”,在红军大会师前夕,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也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君埠突围：

声东击西 巧破合围

■薛闰兴 梁世杰

君埠突围,是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危急关头,实施的战略性突围作战。1931年8月中旬,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合围的凶险态势,红一方面军以红12军向东佯动诱敌,主力则趁夜从敌军间隙穿插,成功跳出敌军合围圈,安全转移至兴国待机。

避实击虚,三战三捷

1931年6月,不甘第二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约30万兵力,放弃第二次“围剿”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转而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

7月1日,国民党军兵分左右两路向红军中央根据地大举进犯。在红军迟滞部队、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持续阻击与袭扰下,国民党“围剿”部队始终无法锁定红军主力位置,有力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转移与集中,为后续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敌军孤立冒进、立足未稳等有利战机,趁敌尚未查明红军主力行踪、来不及调集增援的间隙,先后并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3个胜仗,共毙、俘敌1万余人,一举扭转了反“围剿”初期红军因连续作战未及时休整、准备不充分的被动局面,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至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休整待机。

临危不乱,捕捉战机

8月12日至15日,蒋介石急令其“围剿”大军掉头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向君埠以东地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地合围推进:第1路进击军、第10师和第3军团所属第24师进

至黄陂、小布地区,第23师随后由南丰进驻头陂;第1军团第60、第61、第52师进至南坑、北坑地区;第2路进击军第11、第14师从西北方向逼近君埠。与此同时,敌第2军团进驻宁都,并以一部兵力向宁都以北、以西进犯;第53师由吉安进驻富田、东固地区。国民党“围剿”部队按蒋介石“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的电令,大肆杀害苏区群众,烧毁民众房屋,抢劫群众的牲畜和财产,对苏区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合围,红一方面军主力陷入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最为艰难的境地。正如《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的那样,此时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随着敌包围圈的不断收缩,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围困在君埠一带的狭小区域内。在兵力高度集中、回旋空间殆尽,且部队连续转战、极度疲惫、补给匮乏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精准抓住蒋介石忌惮红军北出临川的心理,利用多路“围剿”敌军协同混乱、各部间隙较大且兴国方向仍留有尚未完全合拢的狭窄通道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以红12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而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西返兴国县境内,继续隐蔽休整、待机开敌。

佯动感敌,金蝉脱壳

8月15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开始向西南方向行动,利用夜色从正在东进的敌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约10公里的间隙山区秘密疾进,跳出敌军的合围圈。

16日天明之前,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在主力部队秘密

一艘小火轮的红色航程

■高爽



“京电号”小火轮旧照。



资料照片

陈列于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的“京电号”小火轮。资料照片

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上,“停泊”着一艘钢质蒸汽机动船。70余年前,它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强渡长江,运送人民解放军登上南京江岸,为解放南京立下汗马功劳。它就是被誉为“渡江战役功勋船”的“京电号”小火轮。历经数十年风雨,经保护性修复后的“京电号”小火轮依然气势雄伟,向参观者娓娓道来军民同心解放南京的光荣往事,生动诠释着伟大渡江精神的丰富内涵。

“京电号”小火轮原名“云泰轮”,1925年由上海顺泰航运公司从英国人手中购入,长期承担汉口至上海长江沿线的货物运输任务。1937年上海沦陷后,“云泰轮”被侵华日军强行控制。抗战胜利后,该船被南京下关电厂收购,更名为“京电号”,作为运煤船往返长江两岸,保障电厂燃煤供应。

1949年渡江战役发起前夕,长江两岸局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当局妄图依托长江天堑构筑坚固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现其“划江而治”的图谋。为巩固江防,沿江国民党军在江岸地带密集构筑各类防御工事,同时派出海军舰队对江面实施严密封锁。在下达“封江”命令后,国民党军将长江两岸的民用船只搜集起来,统一进行烧、炸、沉、毁。在江面上停泊的少量大型船只,则被国民党军集中起来,严加看管。“京电号”小火轮也没能幸免,被国民党军驱入惠民河内实施看管。

为使“京电号”小火轮重回江边,

在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周密部署下,电厂工人们趁夜将发电用煤倾入江中,导致半个南京城停电,使敌人不得不松口,同意“京电号”返回江边码头停泊。就这样,直到渡江战役打响,这艘宝贵的小火轮还安全停靠在下游码头。

随着人民解放军顺利攻占三浦(即江浦、浦口、浦镇),南京江北全境宣告解放。4月22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作出部署,命令配属第8兵团作战、距离南京城区最近的第35军进驻南京。接到命令后,第35军指挥员意识到此时最大的困难不是对岸敌军的抵抗,而是找不到大批船只载着部队渡江。

第35军立即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寻找船只。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侦察分队找到了几只幸存的小木船。当晚,第103师侦察员冒着危险乘小木船抵达南岸,通过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与下关电厂的工人取得联系。听到解放军急需船只过江,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通知“京电号”小火轮,准备开赴北岸,迎接渡江部队过江。23日晚,已在船上待命一昼夜的船老大黄兴发等人接到通知,立即为小火轮升火升压、发动引擎,开足马力驶向北岸。

当晚,第35军第103师侦察连率先登上“京电号”小火轮。航行约半个小时,船只靠泊下关码头,顺利完成首批运送任务。紧接着,“京电号”小火轮立刻返航江北,将第二批、第三批解放军官兵运往南岸。在此后连续11个小时

穿插的同时,担负佯动任务的红12军按既定作战计划,从君埠附近的麻斜、古教等地出发,扬旗鸣号、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挺进。红12军第34师第100团顺势进占乐安县城,这一行动让蒋介石误判红12军就是红一方面军主力,认定红军主力即将进攻宜黄、威胁临川。因此,蒋介石急调国民党军第10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尾随追击这支“红一方面军主力”。

红12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故意采取走走停停的方式,始终与尾追之敌保持不即不离的距离,紧紧牵着敌军的鼻子。同时,红12军充分发挥自身轻装灵便的优势,利用敌军装备笨重、机动困难的弱点,专挑崎岖难行的山路行进,翻山越岭、忽东忽西,持续消耗、拖疲敌军。经过近半个月的“磨盘”战术,红12军将敌军拖得筋疲力尽,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和休整赢得宝贵时间。

直至8月底,蒋介石才发觉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西去。在中央苏区崇山峻岭中来回奔波近2个月的国民党“围剿”部队,接连遭到红军主力部队的打击和地方武装、苏区群众的持续袭扰,早已粮秣不济、人困马乏,彻底丧失西进能力,被迫放缓“围剿”的推进步伐。

君埠突围,是红军以智破局的经典战例,也是声东击西战术的一次典范运用。从战略层面看,红军以极小的代价成功牵扯并分散了敌军兵力,疲惫并消耗了国民党军主力,彻底打乱其“围剿”部署。这一行动不仅为后续红军集中兵力、各个开敌、粉碎“围剿”保存了核心有生力量,更规避了全军覆灭的重大风险,一举扭转了此前被动的战场局势,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说新语



的航行中,这艘船运送了1400余名解放军官兵过江。

在“京电号”小火轮启运的同时,第104师侦察员也乘船抵达南岸,成功联系到下游轮渡所工人,动员工人将此前隐藏保护下来的“凌平号”“昌平号”拖轮升火起航,驶往浦口码头参与大部队渡运。此后,沿江群众自发驾驶民船、商船加入渡江舰队,形成千帆竞渡的壮观场面。

4月24日凌晨,第35军先头部队进占南京总统府,将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由此获得解放。

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而“京电号”小火轮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就此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京电号”小火轮辗转南京、淮阴、连云港灌南等地,经历了两次更名、四次更换编号,还完成了一次动力改造(由燃煤蒸汽动力改为柴油动力)。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岁月里,它就像一名脱下军装的老兵,作为运输船继续服役,还多次完成抗洪救灾、大运河破冰疏航等艰巨任务。2009年,阔别南京多年的“京电号”小火轮重归故里,作为渡江胜利暨南京解放的重要历史见证,正式陈列于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

链接历史